

聂绀弩在重庆 潦倒中不失节操

聂绀弩是中国当代具有传奇色彩、才气纵横的文学家，抗战后期，他从桂林来到重庆。虽然当时的聂绀弩穷困潦倒，却也显露出刚强个性。

不接受张道藩的交易条件

1943年秋末或初冬的某天，聂绀弩从桂林来到重庆。到渝后，聂绀弩一时找不到工作。

当时冯雪峰也在重庆，聂绀弩常来冯雪峰住所闲聊。一天，聂绀弩在这里遇到了当时是重庆文风书局总编的作家、翻译家韩侍桁。当他们得知聂绀弩刚从桂林来，一时没有工作，就好心替他想办法。韩侍桁主动提出可以在张道藩那里弄点生活费。当时，张道藩为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，他那里有一笔费用，是专门以《文化先锋》杂志“特约撰述，预付稿酬”的名义，资助从外地来渝的知名作家。名为稿酬，其实并不要求写稿。钱虽不多，但聊胜于无。

韩侍桁说可以找文化运动委员会专员王进珊去对张道藩讲讲。聂绀弩认识王进珊，两人关系还不错。聂绀弩跟王进珊提起“特约撰述”的事，他很赞成，并说很容易办。没过多久，王进珊来找聂绀弩，说事情成了，张道藩邀聂去谈谈，聂绀弩就随王进珊去见张道藩。

见面后，张道藩欢迎聂绀弩做“特约撰述”，并希望他多写文章。随后张道藩又说：“你在（国民）党外流浪了多年了吧，还没厌倦吗？”聂绀弩猛然觉察到对方话中有话，忙把话题岔开了。可转了个弯，张道藩又回到聂绀弩曾是国民党党员这件事

上，说：“老在外面浪荡有什么意思，还是回来吧！现在正是用人之际……”聂绀弩警惕道：“这件事还是有条件的吗？那就该考虑一下了。”张道藩连忙说：“没有、没有，不过记起你原是（国民党）党员，随便说说，那就以后再谈吧。”他随即叫秘书李辰冬进来，嘱聂绀弩随李去办手续。此后，聂绀弩便每月都收到两千元所谓的“特约撰述，预付稿酬”，但到年底就终止了。

不与特务、叛徒之类为伍

“预付稿酬”如杯水车薪，只能解聂绀弩一时燃眉之急，唯一的出路还是要找个作工。他隔三岔五去小学同学查可恩家当食客，查看他没有工作，问他愿不愿去私立建川中学当教员，因为查可恩的一个同事下学期要去该学校兼任校长，而这所私立学校的现任董事长就是查可恩的顶头上司、军政部兵役署长程泽润，只要聂绀弩愿意，上下关系都好疏通。

聂绀弩说：“我是个出奇地不热心找职业的人，从来没有主动地找过职业，都是别人找我，替我找，不需我费什么力才去。既然这么方便，那就去吧。”1944年初，聂绀弩在私立建川中学执起教鞭。

聂绀弩的好友、著名文人兼报人金满成和夫人陈凤兮当时也住在江北，聂绀弩周末常步行到金满成家做客。晚年的陈凤兮回忆道：“那是抗战快到末期，物价日日涨，人人都喊穷，此时聂绀弩忽然来了我家。他进门简略地说他在教中学，有饭吃。看上去他也很穷，抽廉价烟。因此，

他每星期日上午来下棋，黄昏我送他出门时常把五元钱塞进他的口袋，当时的五元钱太少，我们也穷啊！”在那全民抗战的非常时期，教师的薪金也仅够糊口。

1944年夏，一个学期快结束了，聂绀弩在北碚绍隆寺北泉慈幼院工作的妻子周颖来信，说也在南京中央党务学校当过训育员的张民权近日到慈幼院去过，问聂绀弩在干什么，周颖说在私立建川中学教书。张说干这个不是屈才了吗？可以想办法到复旦大学去呀！还说他找前国民党宣传部长邵力子对复旦大学校长章益说说就行了。

暑假前后，聂去找张，他们是留苏同学，这时张民权在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团部任组长等职。聂绀弩到张家后，张民权说下午举行一个留俄同学聚餐会，让聂绀弩跟自己一起去，届时可当面问邵力子此事。聂绀弩没有多考虑，晚上随同张民权去了。与会者大约有三四十人，聂绀弩仔细一看，尽是特务、叛徒之类的人物。聂绀弩这才意识到留俄同学会原来是这么一路货色，心里很不舒服，没有等张民权问邵，未终席就先走了，以后再也没和张来往。到复旦大学任教一事就此不了了之。

“对生活并没厌倦”

1947年3月下旬的一天，一位青年持西南学院的信函来到聂绀弩的房间门口。这个青年叫林彦，他向聂绀弩表明来意，请他去西南学院任教。聂绀弩阅过信函，爽快说道：“好吧，我过几天就去。”

西南学院是一所由部分民主进步人士在中共南方局支持、指导下，在重庆实用工商专科学校基础上创办的多学科大学。

几天后，聂绀弩来到西南学院，教务长马哲民早就知道聂是著名的左翼作家、鲁迅的学生和好友，与他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谈，对他的教学和生活作了周到安排。

学校安排聂绀弩讲授《中国通史》。到学校的最初几天，除了吃饭外出，他整天待在屋里翻阅翦伯赞的《中国史纲》。

聂绀弩在这里并不寂寞。曾经的左联战友、作家孟超与他朝夕相处。聘请聂绀弩来西南学院任教，正是孟超向校方提出的建议，他俩是“同命相连”的老伙计。热爱文学

的林彦等和他同住一室随时谈心；一起在学校任教的邹绿芷、罗克汀也常来聊天。

林彦后来回忆道：

等到他正式授课以后，我才见他得闲翻阅文学作品，我们之间也才逐渐谈起文学方面的事情来。一天，时近中午，他仍未起床，躺着翻阅冈察诺夫的《奥勃洛摩夫》。我催他起来吃饭，他把书往枕头边一塞，解嘲似的说：“你看我像不像奥勃洛摩夫？”我说：“不像！”他接着又问：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你只是懒散，并不是‘多余的人’，不像奥勃洛摩夫那样，躺在床上，想入非非，你对生活并没厌倦，还在勇敢地战斗！”“你说得对，我请你喝酒！”他于是披衣起床了。

大逮捕事件后仗义执言

1947年5月30日，西南学院和重庆大学、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大专院校代表，在重庆大学理学院开会，成立了“重庆市学生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联合会”，决定响应华北学生提出的“全国学生反内战日”活动，准备于6月初实行全市罢课，示威游行。

国民党重庆市政府得知这情报后，于5月31日深夜派出大批军警特包围各大专院校，疯狂逮捕进步学生。西南学院在“六一”大逮捕中，成为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重要打击对象，被逮捕的师生多达三十人。林彦回忆道：“大逮捕的那个雨夜，绀弩、孟超和我得以幸免，全仗我们住的那幢茅屋掩蔽在一片松林之中，敌人难以发觉。”

大逮捕事件发生后，西南学院和重庆大学、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校一样，成立了“六一”事件后援会，开展了营救被捕师生的行动。原来驻校的一位负责人经保释出来后，公开发言只搞学术研究，不再参与政治，对被逮捕师生不闻不问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聂绀弩义愤填膺，在校方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，他慷慨陈词，义正词严地指责这种明哲保身、袖手旁观的畏缩态度，大声疾呼要学校竭尽全力营救被捕师生。他个子高，激动起来脖子涨得通红。经过这场“风暴”，上了黑名单的聂绀弩等人，再也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。6月下旬，聂绀弩前往曾家岩的《商务日报》报社避难，结束了他在重庆的教书生涯。

据《名人传记》颜坤琰/文

剧作家沙叶新化身“田螺姑娘”

1986年，剧作家沙叶新和同学古剑一起到常州拜访高晓声。晚上，高晓声亲自下厨，做了一些地道的常州菜，准备和两位客人一醉方休。他经过一番谈天说地，已经临近午夜，他盛情邀请沙叶新和古剑留宿在他家。高晓声住的房子条件一般，他自己住在大房间，地上还铺了条高档的地毯。只是过于脏乱，本是红色的地毯已经发黑了。

看到这些，沙叶新实在无法忍受。当晚，他在主人安睡后，就独自一人到高晓声家中悄悄地掀起了一场“爱国卫生运动”。沙叶新先清洗厕所，用铲刮冲刷的方式让厕所环

境焕然一新；接着又将客厅中当晚吃剩的果皮、纸屑和烟头彻底清扫干净；最后拖地、擦桌椅、洗门窗。沙叶新的这一番动静惊动了古剑，他也加入到了卫生清洗运动中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，两人终于把高晓声家里打扫干净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高晓声看到家中被打扫得这么干净，很是惊讶。当看到沙叶新和古剑笑眯眯地看着他时，顿时明白了。于是，他笑着对两人说：“我家的被子还没有洗，欢迎你们下次再来哈！”说完，三个人大笑起来。

据《人民政协报》周星/文